

方志敏

张 知

战士出版社

方 志 敏

张 知

*

战士出版社出版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 $9\frac{1}{8}$ ·字数 230,000

1983年 8 月第 1 版（北京）

1983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2,000册

*

书号10185·26 定价1.00元

目 录

第一章 嫉恶如仇 一腔热血·····	(1)
一 一个特大胆的伢伢·····	(1)
二 烈桥搭学·····	(6)
三 捉“鬼”·····	(8)
四 结 社·····	(11)
五 除 弊·····	(13)
六 探索救国之道·····	(16)
七 反对饭桶教师·····	(18)
八 闹学潮·····	(21)
九 在南伟烈大学·····	(24)
十 在上海加入sy·····	(29)
第二章 岁月峥嵘 征途坎坷·····	(34)
十一 创办“文化书社”·····	(34)
十二 革命呈现一派生气·····	(40)
十三 发动农运·····	(43)
十四 逆 转·····	(48)
十五 义不顾亲·····	(53)
十六 反击国民党右派·····	(56)
十七 出征永修·····	(59)
十八 逆流冲来·····	(64)

第三章 立脚弋横 创建苏区 (67)

十九 来龙山遐想 (67)

二十 组织秋收暴动 (70)

二十一 窖头会议前后 (73)

二十二 弋横暴动 (80)

二十三 退却 (84)

二十四 方胜峰决策 (88)

二十五 亲情之间 (92)

二十六 三战三捷 (96)

第四章 奋力拓展 西抵瓷都 (100)

二十七 一上贵溪 (100)

二十八 做田人分到了土地 (104)

二十九 三县暴动成功 (109)

三十 建立苏维埃之后的第一个“五一”节 (112)

三十一 五上贵溪 (117)

三十二 信江苏维埃诞生 (122)

三十三 六上贵溪 (126)

三十四 直取景德镇 (129)

第五章 逆境奋战 横跨四省 (137)

三十五 反对进攻九江的盲动决策 (137)

三十六 袭击河口 (141)

三十七 粉碎第一次全国性“围剿” (147)

三十八 援闽作战 (154)

三十九 保卫葛源之战 (159)

四十 赣东北的全盛时期 (164)

第六章 忍辱负重 苦撑危局 (170)

四十一 与王明路线苦斗 (170)

四十二 一场灾难 (175)

四十三 又一场灾难 (178)

四十四 忍辱负重 (183)

四十五 在反“围剿”中发展壮大 (186)

四十六 深入下去做恢复工作 (191)

四十七 以闽浙赣的安危为重 (196)

四十八 反五次“围剿”失败 (201)

第七章 北上抗日 壮志未酬 (204)

四十九 统帅抗日先遣队北上 (204)

五十 越过黄山 (207)

五十一 苦战谭家桥 (210)

五十二 突 围 (214)

五十三 绝 境 (219)

五十四 在南华山上 (221)

五十五 被 俘 (224)

第八章 尽瘁一生 两袖清风 (228)

五十六 穷人的主席 (228)

五十七 革命的钱要尽量节省 (231)

五十八 要减轻群众的负担 (236)

五十九 为革命，应该同甘共苦 (238)

六十 忘 我 (241)

六十一 《清 贫》 (245)

第九章 耿耿忠心 铮铮铁骨 (248)

六十二	《自述》	(248)
六十三	为国为民，万死不辞	(251)
六十四	气魄昂然	(255)
六十五	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	(258)
六十六	不屈的心	(264)
六十七	在死神敲门的时刻	(268)
六十八	蒋介石亲自出马劝降	(274)
六十九	战斗到最后一息	(277)

第 一 章

嫉恶如仇 一腔热血

一、一个特大胆的伢佬

“爆竹一声除旧岁”，年三十了。这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宣统皇帝后的第一个旧历除夕。

这天晚上，人们在吃团圆饭之前，先要将大门关紧，叫做“紧闭财门”，为的是将一年中已经进门的财宝紧紧地把住；到半夜零点，又要抢着将大门打开，叫做“大开财门”，为的是抢头在新的一年里招财进宝。赣东北的这个风俗，穷苦人家并不太作兴，财主人家嘛，可就十分讲究了。

“噼噼啪啪”，第一声开“财门”的爆竹在弋阳县九区漆工镇上空响起，镇上开“鼎丰商号”的财主邵襄臣，一脚便从房中跳出来。跳出身来抬起头，嘿，满走廊贴着的“抬头见喜”、“开市大吉”之类的红纸，正处处恭候着他！他眼收吉祥喜兆，兴冲冲地赶去拔闩移杠，双手拉住“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两扇“财门”的门环，只觉得那“三江四海”的财宝，似乎正等着滚进来。可那里晓得，大门“咿呀”一声响，忽地从头上落下一个薰满臭屎的稻草把来。上插一张死了人才用的白纸条，白纸条上写着八个大字：

“抬头见鬼，开门招灾！”

邵襄臣只惊得赶忙“呸呸呸”地连吐三口唾沫，象是吐出了晦气，这才定住了神。

“那个天雷轰的，敢与我邵某作对？哼，你想用这个来叫我倒灶破家，我先要你不得好死！”

他暴跳着吩咐下人：立即追查刁民祸首，务必拿住敲死消灾！

这一追查不要紧，四邻八舍，周围村坊，倒是及时得知了这一令人拍手称快的时闻。一时间，到处在议论纷纷：

“推倒皇帝，兴起‘民国’，邵襄臣便有‘开门招灾’的‘告示’。看来恶人要报，世道真要变变啰！”

“莫高兴太早哩！你有(Mǎo，义同没有)见这‘民国’兴起，除了穿马蹄袖补服的换上长袍马褂，戴翎毛顶子的换做呢子礼帽，别的，哪样不照旧？就说这个邵襄臣，‘鼎丰鼎丰’，还不是照旧在‘顶’落千家万户得他的‘丰’？前几日，是小年边吧，隔村那个寡妇就被他抄家啦！”

人们一听隔村那个寡妇被抄家，都不禁“啊”了一声。这寡妇可怜啊！她老公在世时，虽然只两张大口加一张小口，也还是交不起租子被夺了佃。夺佃后到财主家去打长工，日子就更是有一餐无一餐啰！肚里饥，田事重，她老公的身子一天天败下来。一次下田一头栽倒，便再也没有起来。这真是断了屋梁柱啦！可这寡妇也实在难得，不找主，不改嫁，守着细仔，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苦撑着。不料，天不保佑，独生仔又得了隔日一来的皮寒症（疟疾）。这种病，本来好医，吃几颗“鬼子丸”（金鸡纳霜丸）就会好。可“鬼子丸”要一百钱一颗哪，她怎能买得起？只有整天抱着细仔哭，眼睁睁地望着细仔断了气。从此，她孤身一个，日帮工、夜纺线地苦熬日子。三年前，她自己又熬出一场病：见风就头痛。医不起就买块黑纱包包头吧！可是买这黑纱的钱一时也没有啊，她做人又实，不肯开口向穷邻舍告贷，就跑到“鼎丰商号”去赊。那知一个月后去付钱，邵襄臣竟要用“加五”的利钱算账。就是说，一块钱月息五角。这样，黑纱的钱是付了，利嘛，不管寡妇认不认，硬是落在账上。三年过去，利息随着算盘珠子滚，滚得寡妇的全部家当都进账本了，邵襄臣这才下了手，就在前几日，他派两个壮汉，把寡妇家给抄啦！

邵襄臣，拥财十万，全靠放债发家。因此，哪个都晓得他心黑。但黑心到连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寡妇都不放过，黑心到一块黑纱布可以卷走人家的全部家当，也实在叫人吃惊！

“这样看来，狼心也有邵襄臣狠，蛇口也有邵襄臣毒！给他下这个‘告示’，才叫天公有眼！”

“叫他见‘告示’倒灶一年，再不改恶从善，破家一世！”

“邵襄臣要是能改恶从善啊，世上的恶人都绝了！”

“是哩！要不，他四出追查刁民祸首做什么？”

“唉，这个下‘告示’的好人要是被查出，得命也半死！”

“天公会保佑他的！只是不晓得这好人是哪个？”

“依我猜，大年头上敢碰邵家财门的，一定在特大胆的人里头！”

“不许乱讲！叫邵襄臣听到，还了得？”

其实，邵襄臣已经这样怀疑了，他派出的爪牙，正在这些人里头查访。可谁能料到，这个“特大胆的人”竟是个十一岁的伢崽！

在漆工镇东北方约两里许，有个湖塘村。它背靠两座矮山，一座有名，称来龙山。山上林木茂密，那秋叶红似二月花的一株株粗大枫树挺拔其间，悦目怡神。村庄的周围，长着许多花果树，全村的房屋都被绿茵围裹着。村前是三口养鱼塘，水明如镜。鱼塘前面，是一片稻浪千重的大田坂。一条小河，弯弯曲曲地从远处流经这片田坂，绕过村庄右边，再从一座石砌拱桥下缓缓地流向林木深处。这真是个碧水映绿茵，分外幽美的村庄。

就在这个村庄的边上，面对三口养鱼塘住着一户方姓人家。这家中，有个生于一九〇〇年农历七月十六日的“孙”字辈伢崽（注：这是中共江西省委和省人委立的方志敏烈士墓碑文上所 载的出生年份。按烈士自述是一八九九年，在他爱人缪敏同志的回忆录中，则时说是一九〇〇年，时说是一八九九年），名远镇，乳名正鹄，字志敏。下“告示”的，就是他。

十一岁的伢崽鸡仔胆，敢走夜路去邵家财门下“告示”？

小志敏的胆子嘛，也确实和普通农家的伢崽一般大。夏夜乘凉，冬夜烘火，他同样要紧紧地贴在大人的身旁，才敢听那些离奇古怪的鬼神故事。这些故事听多了，也就和其他农家伢崽一样，小小的胆子里充满了“怕”字：怕鬼，怕神，怕天，怕地，怕报应。不过讲起来也好笑，支持他给邵襄臣下那种“告示”的，却正是出于这种迷信的“怕”。当然，还要加上一个对邵襄臣的“恨”。

年前，他从高桥搭学回家，便去探望出嫁德兴县张村的姊姊方荣姘。路过一个村坊，忽听得村里传来一阵厉声吆喝，又传来一阵嘤嘤哭泣，就不免寻声进村。只见一家门口，围着一群人，他从人缝中钻进去一看：嗨，两个大汉正在抢东西，一个被推倒在地上的妇女哭叫着说：

“我欠你们什么债？你们要抄我的家！”

“你还赖賬！”一个大汉敲着手中的賬本说。

賬本上记的，就是三年前这个妇女生病时赊来包头的黑纱钱。

“天哪，赊时有讲利，付钱时硬要‘加五’，你们看我孤寡女人好欺侮是不？”

这时，围观的乡亲实在看下去，都拢上去七嘴八舌地责备道：

“天公底下做事，能这样亏心么？”

“年边抄寡妇的家，不怕阴司报应么？”

“要是逼出人命，你们担得起？”

小志敏认得这寡妇。他娘家就在湖塘附近，苦命得很。如今，过年又遭抄家，被弄得这样蓬头散发，满脸眼泪，好不可怜！便也跟着拢上去叽叽喳喳地责备，还不自量地扯手拉脚起来。两大汉一分手，扒开众人，只把个小志敏扒得跌倒在人堆里。

“你们也用不着跟我们吵吵，有胆子跟我家财神爷讲去！”两大汉说罢，就一人一担，把寡妇的全部家当，包括锅碗盆勺，一起担走了。

“你们锅也担走，碗也拿走，叫人家过年怎样烧火吃饭？”小志敏尖声嚷嚷。

大概是这话说得好笑吧，两大汉也扭头扮了个鬼相。

小志敏见了越发生气，却也莫可奈何，只有鼓着一肚子火，一路小跑到姊姊家，一把推开大门，见姊夫正在屋里坐着，就捏起小拳头晃了晃说：

“邵襄臣，我要破他的家！总有一天，要他死在我手里！”

姊夫问清了什么事以后，叹口气说：

“你是湖塘的穷仔，他是漆工的财神，你有什么力量和他斗法？”

要说力量，方志敏家是“人多力量大”的。祖祖方长庚，生有七男二女，祖孙三代同堂，全家三十多口。若有事要出头，全家都拢上，那真是声威势众，够人招架的。只是财势不可分，有财“多子多势”，无财“多子多难”。方家的缺陷，就在人多财少，口众粮寡，每年得向财主家租客田百余亩，光交租谷就需二百多担。所以，田事家计都很重，男女老少全用上，才能保住口。这种需要向财主求佃的家底，人多又怎样？敢和镇上声势赫赫的“财神爷”斗法么？就是敢于斗法，谁败谁的家，谁死谁的手，也是癞痢头上的虱子，望得清清楚楚的。

方志敏不响了。但捏紧的拳头没有松。

从姊夫家转来，他那一肚子火熄不掉，小脑筋也就不安静。他想，马上要过年了，年三十夜里，灶神爷要上天奏事，我赶前在邵家“财门”上插个“抬头见鬼，开门招灾”的臭屎稻草把，叫灶神爷闻了恶心，见了明白邵襄臣做人恶，上天去奏明玉皇大帝，给他个报应。这样，我这个穷仔是有力量跟他斗法，天公总是有本事破他家的。主意想定，便躲到一边，偷偷地准备起来。他不敢明打明地做啊，在家是个“孙”字辈，大人要是说声“不得”，这件大事就莫想做啰！

一切准备好，等到天擦黑，他便一溜烟地跑到镇上，在“祭

天”前，将“抬头见鬼，开门招灾”的臭屎稻草把插上邵家“财门”。然后，又一溜烟地跑回家，还赶上家里的“祭天”哩！他跪在大人们的脚后，虔诚地捧起三柱香，磕头默祷天公开眼，一定要给邵襄臣降灾！

做了这样一件大事，这个年过得开心！邵襄臣派人追查来了，他也不怕：“是查大人哩，还会付到伢俚头上来？”

二、烈桥搭学

弋阳县，被信江隔成南北两乡。方志敏所在的北乡，有个声势显赫的“北乡王”张念诚。坐馆高桥的塾师老秀才严常新，被这个“北乡王”聘到烈桥“王乡”去啦！

没有严常新老先生的带挈，方志敏去高桥搭学就是不可能的。因为按一般农家的规矩，女俚不上学堂，伢俚嘛，可以读三、二年书，一个穷做田人家，读许多书做什么？“识得名字，记得工账”就可以啦！所以，七岁入私塾的方志敏，十岁后便该绝了读书的念头。而去年十一岁上，又恰逢村里的私塾因大旱闭馆，他便乖乖地放下书包，拿起弯刀，准备去割草放牛了。可这位将要离村去高桥坐馆的严老先生，却找到他祖祖长庚老人说：“你家正鹄啊，是个奇才！启蒙一年，就能熟背《三字经》、《百家姓》、《昔日贤文》、《幼学琼林》、《孝经》等等十几本书，寻常伢俚学三年也不过如此哟！我嘛，见奇才不栽培，枉为人师一世；你哩，见孙仔有出息，也要舍得让他读书啊！”他祖祖一听，也就满口答应了。这样，他才得以跟严老先生上高桥。如今，严老先生受“北乡王”之聘，他这个穷仔哪有资格跟去烈桥“王乡”搭学呢？

方志敏磨起弯刀，又准备割草放牛了。

那知，“北乡王”竟然格外开恩，准许他到烈桥搭学。而且，还面有喜色地召见了。十二岁的方志敏，不能不感到这是一种殊遇。

不久，方志敏不慎跌了一跤，手腕脱臼。“北乡王”得知后十分关切，特地为他延医诊治。十二岁的方志敏，又不能不为此深表感激。

凭白无故，一个湖塘农家仔，怎会受“北乡王”张念诚的如此青睐？其中的奥妙，就在张念诚有一个千金，虽然年未及笄，但择婿已非一日。“王”家婚配嘛，没有相当的“提前量”，焉能正中其人？所以，当他听到严老先生提起要带一个“奇才”来搭学，便觉得这可能是个对象。等到后一召见，此“奇才”生得脸相端方，眉清目秀，相当俊俏！于是便满心喜欢，特别关照起来啦！那末，“中选”了没有？貌可面相，才要考察！张念诚在经过一番仔细的考察之后，觉得方志敏确如严老先生所称道的，是个聪颖非凡、前程未可限量的“奇才”，这才双手一拍，赞一声：“才貌双全，真吾快婿也！”决意叫人向方家提亲说媒。至于方家是否允婚，那是不在话下的。他自思名著一县，威慑北乡，显赫如我张念诚者，方家巴结尚恐不及，安有不允之胆，不嫌寒门，以高就低，贤哉如我张念诚者，方家求之尚恐不得，安有不允之理？

岂知，事情却不如张念诚所想的！

按当时的社会风气，“北乡王”主动登门提亲，这对方家来说，确是件显耀不过的事，应该是“巴结尚恐不及，求之尚恐不得”的。但方志敏的祖祖长庚老人，爹爹方高翥，都是本份人，他们思来付去，总觉得这个亲结不得。一是方家靠做田过日子，又莫要附势欺人，攀上这个高亲，光在面上，烦在心里，没个好；二是屋里也养不起这样的千金小姐，待得一日，待不得一世，有个不好，发起话来，那里担当得起？只是，这个话不好回哟！“北乡王”威风一世，那里听过“不得”两个字？这个“不得”，又非一般可比，事关他千金小姐的体面啊！这事要是弄不好，方家立降大祸！

好在方家人多想头多，大家七嘴八舌地一凑，回话就想周全了；

“这亲事，我们方家是求之不得哩！只是正鹄才十二岁，年小不懂事，怕有个不好，我们穷仔不当紧，你们家小姐可是个千金，吃亏不起啊！是不是请张爷再望几年？”

这话回得巧，张念诚也摸着胡子点头认可。不过，他还是不肯放手。心想，年幼无知，草率结亲，女儿固然有貽误终身之虞；若待此子展翅，届时猝生他变，女儿又何尝不抱憾终身？因此，需设法将此子握在掌心才好。他端坐在太师椅上，闭起眼睛，缓缓地转起头来。忽然一拍膝盖“唔”了一声道：“收为义子，要他称我朝爷佬！”

这一次，方家不好再找托词了，只有答应下来。这一答应，方志敏便和张念诚有了“不解之缘”。

三、捉“鬼”

按张念诚的设计，朝爷佬是要发展成老丈人的。可不久，方志敏因家中发生变故而离开烈桥回家。三年后，他见到的方志敏已脸上才气全消，变成个“背上晒得墨乌”的做田人了。这时，女已及笄，便另择了“乘龙快婿”。不料，就在这时，方志敏进了县里的叠山书院。这是前清时秀才、举人出入的地方啊！而且，他很快就崭露头角，在一场有神和无神的论战中名震一时。张念诚不免十分懊悔：“已识奇才，何又短见？”

原来，方志敏在烈桥搭学一年后，祖祖便得病不救。祖祖一病故，他也就失去了“破例”读书的“保护人”，不能再回烈桥搭学了。不久，老祖母又拢不住这三十余口的大家庭，只能听任儿子们各立门户，分家过日子。方志敏的姊姊早已出嫁，父母亲加兄弟俩，总共四口。弟弟年幼，若他再上学堂，靠爹爹一人下田，日子更不好混了。这样，便只有帮爹爹下田做事这一途。一做就从十三岁做到十六岁，背上还有不晒得墨乌的吗？张念诚怎肯再认“快婿”呢？可村里人却一直不曾忘记严老先生说的话：“正鹄不是

打赤脚的做田人，是穿鞋子的斯文人。”这话对啊，湖塘的风水不差嘛，背上靠的就是来龙山，怎会不出出“斯文人”呢？不能再让正鹤赤脚做田误日子啦！所以，一九一六年秋，村里的祠堂也就竭力保举他，进入由叠山书院改成的弋阳县立高等小学读书。这一保举，方志敏便走出湖塘，也走出了北乡山区，面向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弋阳城，虽说是县里的文化中心，但很不开化，封建迷信盛行。这也带到最高学府——弋阳高小里来。于是引起了一场有神和无神的激烈争论。

“你怎可武断有得鬼？”信鬼神的同学指着方志敏问。

“你又怎可武断有鬼？”方志敏也毫不客气地反问。

欸，方志敏原本也不是迷信得很，以至相信灶神爷会上天奏事而给邵襄臣下过那样的“告示”么？如今怎么忽然变成无神论啦！

事情就从那次“告示”开始。方志敏那样虔诚地信天，那样恭敬地跪地磕头、捧香祈祷，却没有见邵襄臣因“抬头见鬼，开门招灾”而破家，相反，照样“吉星高照，招财进宝”。这不能不使他对神灵的权威产生疑窦。后来，姆妈生病，爹爹叫他沐浴斋戒，携带香纸、蜡烛、供品，到高桥庙焚香许愿。他去了，但中途不慎，丢失了一部分香纸鞭炮，这使他十分不安：如此不敬，去了怕是菩萨不会保佑啦！这样一想，便迟疑着不敢去高桥庙了。可不去，把这些东西拿转去，又怎样向爹爹交代呢？付来付去，觉得反正对菩萨已经不敬，索性将供品分给同伴一起吃了，将剩下的鞭炮放了，香纸丢了，空手回家更好。这样，爹爹那里倒是对付过去了，但高桥庙的菩萨那边呢？倘若菩萨责怪，姆妈的病加重，自己真该死啦！所以，一连几日，常守姆妈的床边，生怕发生他变。不料，姆妈竟日见好转，并且痊愈了。他这才放下心来，也才进一步感到：原来天公不公道，菩萨也不灵。后来，他又读了很多书，其中有讲无神的，也有讲有神的，他根据自己的体验，确信了无神的道理。所以，如今在学校这场争论中，他成

了无神论的中坚。

“哪个武断？城里常常闹鬼，你不清楚么？”另一个信鬼神的同学上来责问方志敏。

“是鬼闹还是人闹，你清楚么？”另一个不信鬼神的同学则插上来帮衬方志敏。

于是，双方各拥一帮，七嘴八舌地吵开了。吵来吵去，由于有神论者谁也没见过鬼神，这便论而无据，渐趋下风。但他们忽又编出一个道理来：

“有福者见神，当祸者见鬼。鬼神，普通人是望不到的！”

“照此说来，神属福者有，鬼属祸者有。你，我，诸位，都是普通人，都是与鬼神无缘的，又信它作甚？”方志敏说罢，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笑，把信鬼神的一帮激怒了。有人将手向校园后面一指说：

“口讲不信，夜里敢去那里么？”

校园后面，原是清朝的杀人场。如今白骨露天，乱坟累累，一到夜晚，常见绿绿的“鬼火”飘忽其间，令人望而生畏。

“只怕是凡人俗眼，去了也一无所见。”方志敏说。

“遁词，遁词，分明是不敢去！”

“先讲明白，敢去又怎样？”

“只要敢去，我们甘拜下风，从此不言鬼神。”

“当真？”

“当真！”

于是，入夜熄灯后，方志敏约了邵式平等几个好友，进入了乱坟堆。

乱坟堆，果然“鬼火”点点，人前飘去，人后跟来，若不懂白骨生磷、夜发绿光、随风而动的道理，真也令人毛骨悚然。

忽听一声凄厉的“鬼”叫，乱坟堆间倏地冒出一个头戴高帽、手执哭丧棒的“黑无常”来，而且双脚跳着，直向他们奔来。“黑